

白狐

## 白狐

—

“少爷，再有三里路就是清安县的县境了，您要不要下轿子来歇一歇呢？”老家人葛升骑着小毛驴，绕到葛云鹏的轿子旁边，对坐在轿子里的云鹏说。

“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不是吗？”云鹏看了看天空，轿子两边的帷幔都是掀开的，云鹏可以一览无遗的看到四周的景致。他们这一行人正走到一条山间的隘道里，两边都是山，左边的陡而峻，遍是嵯峨的巨石和断壁悬崖，令人颇有惊心动魄之感。右边却是起伏的丘陵山脉，一望无尽的丛林，绵绵密密的苍松古槐，参天的千年巨木，看过去是深幽而暗密的。这时，暮色已在天边堆积起来了，正逐渐的、逐渐的向四周扩散，那丛林深处及山谷，都已昏暗模糊。几缕炊烟，在山谷中疏疏落落的升起，一只孤鹤，正向苍茫无际的云天飞去。整个郊原里，现出的是一份荒凉的景象。

“是的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”葛升说：“我已经吩咐点起火把来了，您轿子四角上的油纸灯，也该点着了。”“那就别休息了，还是乘早赶到清安县去要紧。我看这一带荒凉得很，不知道清安县境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”

“据张师爷说，清安县的县城里是挺热闹的，至于县里其他地区，和这儿的景况也差不多。”

“那么，老百姓种些什么呢？”云鹏困惑的看看那峭壁悬崖，和那丛林巨木。“爷，您没听过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那句话吗？”葛升骑着驴子，扶着轿沿儿，一面前进一面说。

“哦？”“这儿是山区，老百姓就要靠山吃饭哪！张师爷说，这里的庄稼人远没有猎户多呢！”

“能猎着什么？”“可多着呢！熊哪，貂哪，老虎哪，鹿哪……都有。”

葛云鹏点点头，不再说了。环视四周，他心里不能不涌起一股难言的感慨。人家说十年窗下无人知，一举成名天下晓。他也算是一举成名了。在家乡，乡试夺了魁，会试又中了进士，虽不是鼎甲，却也进入了二甲。现在又放了清安县的知县，是个实缺。多少人羡慕无比，而云鹏呢？他对这知县实在没多大兴趣，他就不知道知县要做什么？他今年还没满三十岁，看起来也只是个少年书生。在他，他宁愿和二三知己，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，放浪江湖，游戏人生。但他却中了举，作了官，一切是形势使然。偏又派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清安县，他觉得，这不像是作官，倒像是放逐呢！

天色更暗了，下人们燃起了火把，轿子四周也悬上了风灯，一行人在山野中向前赶着路，他们今晚必须赶到驿馆去歇宿，驿馆在十里铺，十里铺是个小镇的名字，进了清安县境还要走五里路才能到。据说，清安县的乡绅大户，以及县衙门里的师爷书记奴才等，都在十里铺设宴，等着要迎接新的县太爷呢！而云鹏因为一路贪看风景，耽搁的时间太多，现在已经晚了。火把的光芒在山凹中一闪一闪的摇晃着，风灯也在轿沿上晃荡。葛云鹏坐在轿中，下意识的看着窗外，天际，冒出了第一颗星，接着是第二颗，第三颗……整个天空都密布着星星了。山野里的风不大，声音却特别响，穿过丛林，穿过山凹，穿过峭壁巨石，发出不断的呼啸。幸好是夏季，风并不冷，但吹到

人肌肤上，那感觉仍然是阴森森而凉飕飕的。月光把山石和树木的影子，夸张的斜投在地上，是一些巨大而狰狞的形象。云鹏有些不安，在这种深山中，如果地方上不安静，是难保不遇到强盗和土匪的，如果新官上任第一天，就被抢了，那却不是很有光荣的事。强盗土匪还罢了，假若有什么山魃鬼魅呢？云鹏知道这一带，关于鬼狐的传说最多。

正在胡思乱想着，忽然前面开道的人停了，接着，是一阵噼哩啪啦的巨响，火光四射。

云鹏吃了一惊，难道真遇到强人了吗？正惊疑问，葛升拢着驴子跑了过来，笑嘻嘻的说：

“爷，我们已经进了清安县境了，所以在放爆竹呢！再下去没多久可以到十里铺了。”
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云鹏放下了心，一行人继续向前走着，轿夫们穿着草鞋的脚迅速的踩过了那铺着石板的山路，石板与石板的隙缝间长满野草，不论行人践踏与摧残，只是自顾自的生长着。几点流萤，开始在草丛里与山崖边来往穿梭。云鹏斜靠在轿子里，虽然坐在软软的锦缎之中，仍然觉得两腿发麻。山风在山野里回旋，帘幔在风中扑打着轿沿，风灯摇晃，四野岑寂……云鹏忽然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感觉。

他似乎睡着了片刻，然后，忽然被一阵嘈杂的人声所惊醒了。他坐正了身子，这才发现轿子已经停了，被放在地上。一时间，他以为已到了十里铺，再向外一看，才知道仍然在山野里，而四周都是火把，火光烛天。在火光中，是吆喝声，人声，叱骂声。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葛升！”云鹏喊着，一面掀开轿门前的帘子，钻出轿子来。

葛升急急的跑了过来。“爷，您不要惊慌，是一群猎人。”

“他们要干什么？为什么拦住轿子？”

“不是拦住轿子，他们追捕一只狐狸，一直追到这官道上来了，现在已经捉住了。”

“捉住了吗？”“是的，老爷。”“让我看看。”云鹏好奇的说，向那一群持着火把的猎人们走去，大家急急的让出路来，猎人们知道这是新上任的县太爷，都纷纷曲膝跪接，高呼请安。云鹏很有兴味的看着这些他的治民，那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，腰上围着皮毛，肩上背着弓箭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他们的脸孔都红红的，眼睛都亮晶晶的，云鹏闻到一阵浓郁的酒香，这才注意到，他们几乎每人都带着个酒葫芦。

人群既然让开了，云鹏就一眼看到了那被捆绑着的动物，那竟是只周身雪白的狐狸！这狐狸显然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奔跑和挣扎，如今在绳索的捆绑下，虽然已放弃了努力，但仍然在剧烈的喘息着。猎人们把它四只脚绑在一起，因此，它是躺在地下的，它那美丽的头颅微向后仰，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珠，带着股解事的、祈求的神情，默默的看着云鹏。

云鹏走了过去，蹲下身来，他仔细的注视着这个动物，狐狸，他看过的倒也不少，但从没看过这样全身雪白的。而且，这只白狐的毛光亮整齐，全身的弧度美好而修长，那条大大的尾巴，仍然在那儿不安的摆动着。一只漂亮的动物！云鹏由衷的赞美着，不由自主的用一种欣赏的眼光，看着那只白狐。那白狐蠕动了一下，随着云鹏的注视，它发出了一阵低低的悲鸣，那对亮晶晶的黑眼珠在火把的光芒下闪烁，一瞬也不瞬的盯着云鹏。云鹏望着

那对眼睛，那样深，那样黑，那样求助的，哀恳的凝视着，那几乎是一对“人”的眼睛！云鹏猛然觉得心里一动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同时，他周围的人群忽然发出一阵惊呼，纷纷后退，像中邪似的看着那只白狐。云鹏奇怪的再看过过去，于是，他看到那只狐狸的眼角，正慢慢的流出泪来。一个猎人搭起了弓箭，对那只白狐瞄准，准备要射杀它。云鹏跳起身来，及时阻止了那个猎人。张师爷走过来，对云鹏说：“猎人们迷信，他们认为这只白狐是不祥之物，必须马上打死它。”“慢着！”云鹏说，转向一个猎人。“你们猎了狐狸，通常是怎么处置？杀掉吗？”“是的，爷。”“它的肉能吃吗？”云鹏怀疑的问。

“肉不值钱，老爷。要的是它那张皮，可以值不少钱，尤其这种白狐狸。”  
“这种白狐狸很多吗？”

“很少，老爷，这是我猎到的唯一一只呢！以前虽然也有白狐，总不是由头到尾纯白的。”

“这张皮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总值个十两银子。”“葛升！”云鹏喊。“是的，爷。”葛升应着。

“去取十五两银子来。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“我用十五两银子买了这只白狐，可好？”云鹏问那个猎人。“你们愿意卖吗？”那猎人“噗”的一声跪了下来，垂着头说：

“老爷喜欢，尽管拿去吧，小的们不敢收钱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云鹏拍拍那猎人的肩：“把银子收下吧，不要银子，你们靠什么生活呢？葛升，把银子交给他们收下！”

“不！小的们不敢！小的们不敢！”猎人们叩着头，诚惶诚恐的说。云鹏不自禁的微笑了起来，他知道，他有一群憨直而忠厚的子民，他已经开始喜欢起这个地方了。葛升拿着银子，看了看主人的脸色，他对那些猎人们大声说：“爷说给你们银子，就是给你们银子，怎可以拒绝不收呢？还不收下去，给爷谢恩！”

于是，那些战战兢兢的猎人们不敢拒绝了，收了银子，他们跪在地下，齐声谢恩。云鹏笑嘻嘻的看着那只白狐：

“现在，这只狐狸是我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云鹏把手放在白狐的头顶上，摸了摸它那柔软的毛，对它祝福似的说：“白狐啊！白狐啊！你生来希罕，不同凡响，就该珍重自己啊，现在，好生去吧！森林辽阔，原野无边，小心不要再落网罟啊！”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对猎人们说：

“好了，解开它，让它自己去吧！”

猎人们面面相觑，没有表示任何意见，他们走上前去，三下两下就解开了那狐狸的绳索。除去拘束之后，那白狐立刻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摆了摆头，它抖动了一下身上的毛，就昂首而立。星光下，它浑身的白毛白得像雪，眼珠亮得像星，站在那儿，它有种难解的威严，漂亮而华贵。

“好畜牲！”葛云鹏点点头，挥了挥手。“不要管它了，上轿吧！我们又耽误了不少时间了！”

他转过身子，上了轿。猎人们都俯首相送。他坐在轿中，拉开帘幔，对那些猎人挥手道别。轿子抬起来了，正要前行，忽然间，那只白狐跑了过来，拦在轿子前面。轿夫们呆住了，只愣愣的看着那只白狐，云鹏也奇怪的望着它。那白狐低着头，垂着尾巴，喉咙里发出柔和的，低低的鸣叫，似乎

有满腹感激之情，却无从表达。然后，它绕着轿子行走，缓缓的，庄严的迈着步子，一直绕了三圈。月光之下，山野之中，这白狐的行动充满了某种奇异的，神秘的色彩。接着，它在轿前又停了下来，低低颌首，又仰起头，发出一声短暂的低啸，就扬起尾巴，像一阵旋风一般，卷进路边的丛林里去了。只一眨眼的工夫，它那白色的影子，已在丛林里消失无踪。

“君子有好生之德。”云鹏喃喃自语：“好好去吧！白狐。”

轿子向前移动了，一行人继续在暗夜的山野里，向前赶着路，山风清冷，星月模糊，远方，十里铺的灯火，已依稀可见了。

## 二

夏日的午后，总是倦怠而无聊的。云鹏坐在他的书房中，握着一卷元曲，不很专心的看着。他的小书童喜儿，在一边帮他扇扇子。上任已经半个月了，他已熟悉了个朴实的小地方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民风恬淡而淳朴，很少纷争，也很少打斗。半月以来，他只解决了一两件家庭纠纷。县太爷的工作，是清闲而舒适的。这县城名叫杨家集，为什么叫杨家集，已经不可考，事实上城里姓杨的人家，比姓什么姓的都少，想当初，这儿必定是个赶集的市场。现在，这里也有上千户人家，而且，是个小小的皮货集散地。因为皮货多，外来的商贾行旅也很多，于是，酒馆、饭店都应时而生。再加上一些走江湖的戏班子，变戏法儿的，耍猴儿的……也常常到这儿来做生意，所以，这杨家集远比云鹏预料的要热闹得多。

县衙门在全城的中心地带，一栋气派派的大房子，门口有两个大石狮子守着门。知县府邸就在衙门后面，上起堂来倒十分简单。知县府是全县最讲究的房子了，前后三进，总有几十间屋子，画栋雕梁，中间还有个漂漂亮亮的大花园。

云鹏已把家眷接了来了，夫人名叫弄玉，长得非常雅丽，而且温柔娴静。如果说云鹏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弄玉生过两个孩子，都是女儿，一个叫秋儿，八岁，一个叫冬儿，六岁，从此，就没再生育过。因为没儿子，弄玉比谁都急，常常劝云鹏纳妾，但是，关于这一点，云鹏却固执无比，他常对弄玉说：“生儿育女，本来就是碰运气。倒是夫妇恩爱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本不相识，因父母之命而成亲，难得彼此有情，这是缘份。如果为了生儿子而纳妾，那个姨太太岂不成为生儿子的工具？这是糟蹋人的事，我不干！”

听出丈夫的意思，似乎碰别了知心合意的人，以“情”为出发点，则纳妾未尝不可。于是，弄玉买了好几个水葱一样的标致丫头，故意让她们侍候云鹏，挑灯倒茶，磨墨扇扇，……但是，那云鹏偏不动心，反打发她们走，宁用小书童喜儿，弄玉也就无可奈何了。私下里，丫头们称云鹏作“铁相公”，说他有铁一般的心肠，也有铁一般的定力，怎样如花似玉的人儿，他都不会动心。现在，这个“铁相公”就坐在书房中，百无聊赖的看着元曲，这时，他正看到一段文字，是：

“香梦回，才褪红鸳被，重点檀唇胭脂腻，匆匆挽个抛家髻，这春愁怎替？那新词且寄！”

一时间，他有些神思恍惚，阖上书，他陷入一阵深深的冥想中。书童喜儿，在一边静悄悄的扇着扇子，不敢打扰他，看样子，主人是要睡着了。房里燃着一炉檀香，轻烟缭绕，香气弥漫。绿色的竹帘子低低的垂着，窗外有几枝翠竹，有只蝉儿，不知歇在哪根竹子上，正在知溜知溜的唱着歌。片

刻，蝉声停了，屋里更静，却从那靠街的一扇窗子外，传来一阵婉转而轻柔的、女性的歌声。云鹏不由自主的精神一振，侧身倾听，那歌声凄楚悲凉，唱的是：

“荒凉凉高秋时序，冷萧萧清霜天气，  
怨嘹嘹西风雁声，啾唧唧四壁寒蛩语，  
方授衣，远怀愁几许？  
沾襟泪点空如雨，和泪缄封，凭谁将寄？”

然后，歌声一变，唱的又是：

“野花如绣，野草如茵，  
无限伤心事，教人怎不断魂？……  
新鬼衔冤旧鬼呻，弊形成灰烬，  
唯有阴风吹野岭，惨雾愁烟起，  
白日易昏，剩水残山秋复春！

……

万里羁魂招不返，空落得泪沾巾，  
念骨肉颠连无告，只得将薄奠来陈，  
酹椒觞把哀情少伸，望尊魂来享殷勤！……”

那歌声含悲带泪，唱唱停停，婉转凄切，令人鼻酸。而在歌声之中，又夹着许多嘈杂的人声和叹息声。云鹏身不由己的坐正了身子，对喜儿说：

“喜儿，你叫葛升到外面街上去看看，是谁在唱这样悲惨的曲子？有没有什么冤屈的事情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喜儿去了，云鹏仍然坐在那儿，听着那时断时续的歌声。越听，就越为之动容，歌女唱曲子并不稀奇，奇的是唱词的不俗和怜悯。片刻之后，葛升和喜儿一起来了。垂着手，葛升禀报着说：“爷，外面有个唱曲儿的小姑娘，在那儿唱着曲子，要卖身葬父呢！”“什么？卖身葬父？”云鹏惊奇的。

“是呀，她说她跟着父亲走江湖，父亲拉琴，她唱曲，谁知到了咱们杨家集，她父亲一病而亡，现在停尸在旅邸中，无钱下葬，她愿卖身为奴，只求安葬她的父亲。”

“哦？”云鹏沉思着。那歌声仍然不断的飘了过来，现在，已唱得格外悲切：

“家迢迢兮在天一方，悲沦落兮伤中肠，  
流浪天涯兮涉风霜，哀亲人兮不久长！……”

云鹏皱了皱眉，抬起头来，他看着葛升说：

“有人给她钱吗？”“回禀爷，围观的人多，给钱的人少。”

云鹏感慨的点点头。“葛升！”“是的，爷！”“你去把她带进来，我跟她谈谈。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葛升鞠躬而退。喜儿走过来，依然打着扇子。一会儿，那歌声就停了，再一会儿，葛升已在门口大声回禀：

“唱曲儿的姑娘带来了，爷。”

云鹏抬起头来，顿时间觉得眼前一亮，一个少女正从门口轻轻的、缓缓的走进来。她浑身缟素，从头到脚，一色的白，白衣、白裳、白腰带、白缎鞋，发髻上没有任何珠饰，只在鬓边簪着一朵小白花。这一色的素白不知怎的竟使云鹏心中陡的一动，联想起了什么与白色有关的东西来。但他立刻

就摆脱了这种杂念，当然哪，人家刚刚丧父，热孝在身，不浑身缟素，又能怎的？那少女站在他面前，头垂得那样低，他只能看到她那小小的鼻头和那两排像扇子般的长睫毛。她低低衿衿，盈盈下拜，口齿清晰的说：“小女子白吟霜叩见县太爷。”

云鹏心里又一动，坐正了身子，他说：

“不用多礼了，站起来吧，姑娘。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我姓白，名叫吟霜，吟诗的吟，冰霜的霜。”

“好名字！”云鹏喃喃的说，盯着她：“你抬起头来吧！”

白吟霜顺从的抬起头来，两道如寒星般的眼光就直射向云鹏，那乌黑的眸子，那样深，那样黑，又那样明亮，那样晶莹，里面还盛满了凄楚、哀切、与求助！这是一对似曾相识的眼睛呵！那种眼光，那份神情！恻恻然，盈盈然，楚楚然，动人心魄。云鹏费了大力，才能让自己的眼光，和她的眼光分开。然后，他注意到了她那份非凡的美。虽然脂粉不施，她的皮肤细腻如雪，再加上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更显得眉目分明。白吟霜，好一个名字，她有那份纯净，也有那份清雅！“你父亲过世了吗？”云鹏问。

“是的，爷。”“如果我给你钱，让你安葬了父亲……”

“小女子愿为奴婢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！”白吟霜立即跪了下来。“别忙！”云鹏摆了摆手。“我的意思，是问你葬了父亲之后，能够回家乡吗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哦！”吟霜愕然的抬起头来，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一瞬也不瞬的看着云鹏。“禀老爷，我母亲早已去世，家乡中已无亲人，我跟着父亲，多年流浪在外，和家乡早已音信断绝。所以，求老爷恩典，若能安葬老父，并求老爷也收容了我。我愿留在老爷家，侍奉夫人小姐。我虽不娴熟针线工作，但可以慢慢学习。”云鹏凝视着那张雅致清丽的脸庞，沉吟久之。然后，他又问：“我刚刚听到你唱歌，是谁教你唱的？”

“我父亲。”“你父亲一直靠唱曲为生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爷。我父亲以前也念过不少诗书，出身于读书人家，而且精通音律。只是门户衰落，穷不聊生，父亲也是个秀才，却在乡试中屡次遭黜，从此看淡了名利仕宦。家母去世以后，他才开始带着我走江湖的。”

云鹏点点头，不自禁的低叹了一声。听身世，也是个好人家的女儿，只是时运不济而已。看她那模样，也颇惹人怜爱，听她身世，又境遇堪怜。云鹏回过头去，对喜儿说：

“喜儿，带这位白姑娘进去，见见夫人，问夫人愿不愿意留下来作个伴儿？”“是，爷。”喜儿应着。

“谢老爷大恩！”吟霜俯伏在地，再起来时，已泪盈于睫了。跟着喜儿，她低着头，退出了房间。云鹏动容的看着她盈盈退去。站在屋中，他有一刹那的神思恍惚，接着，他才发现老家人葛升仍然站在房里，正局促的望着他，欲言又止。

“葛升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他问。

“奴才不敢说。”“什么敢不敢说的！有话就直说吧，别吞吞吐吐的！你反对我留下这个白姑娘吗？”“不，奴才不敢。”“那么，是什么呢？”“爷，”葛升慢吞吞的喊了一声，悄悄的抬起眼睛，看着主人，压低了声音，他轻轻的说：“您不觉得，这个——这个——这个白姑娘，有点儿不寻常吗？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云鹏皱起了眉。

“是这样，爷，”葛升更加嗫嚅了。“您听说过——有关——

有关狐狸报恩的事吗？”“听说过，又怎样呢？”云鹏不安的叱责：“那都是些不能置信的道听途说而已！”“可是——可是——”葛升结舌的说：“这个白——白姑娘，她那双眼睛，可真像——真像您救了的那只白狐呵，偏——偏她又姓白，可真——可真凑巧呢！据我看啊，这白姑娘，会成为咱们家的福星哪！”

“别胡说！”云鹏呵叱着。“哪来这么些迷信！”他背着手，走到靠内院的窗前去。却一眼看到弄玉的贴身丫头采莲喜孜孜的跑了过来，笑嘻嘻的说：

“爷，夫人说，她喜欢白姑娘喜欢得不得了呢！她说，说什么也得留下来，她怎么也不放白姑娘回家去了呢！”

云鹏怔了一会儿，这白吟霜，她可真有人缘呵！想着葛升刚刚说的话，再想起半月前黑夜里那只白狐，他忽然有些心神恍惚起来，而在心神恍惚之余，他脑中浮起的，是白吟霜那对乌黑晶亮的眼睛。

### 三

于是，白吟霜在葛家留下来。

由于云鹏体恤吟霜也是读书人之后，他不肯把她当作一个丫头。又由于弄玉的宠爱，于是，葛家上上下下都尊称她一声“白姑娘”，不敢怠慢她。弄玉拨了几间房子给她住，又派了两个丫头侍候她，她也俨然过起半主半客的小姐生涯来了。平日无事，她常教秋儿和冬儿读书认字，也陪伴弄玉做针线，偶尔，当云鹏高兴的时候，她也会在席前献唱一番。

至于葛家的下人们呢，自从吟霜进门，他们就盛传起“白狐报恩”的故事来了。本来，云鹏救白狐的事，是整个清安县，都传说不衰的。而这白吟霜，永远是一色的白衣白裳，走路轻悄无声，再加上见过那只白狐的人，做了更“确切”的“指认”。于是，吟霜是白狐所幻化的说法，就变成一项不移的事实了。下人们对于“鬼狐”，一向有份敬畏之心，因此，他们怕吟霜，也敬吟霜，碰到灾难和难题，也会去求吟霜“消灾解厄”。不过，他们虽在背后谈论吟霜是白狐，当吟霜的面，却谁也不敢提一个字。而吟霜呢？对于大家的议论，她也都知道，但却置若罔闻，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一样。只是恬淡安详的过着日子。对云鹏夫妇，谦恭有礼，对秋儿冬儿，爱护备至。但“白狐”故事传说不已，连弄玉也听到这些传说了。

她曾笑着对云鹏说：“古来笔记小说中，记载了不少关于狐妾的故事，你可知道吗？”“别开玩笑。”云鹏正色说：“第一，吟霜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一只狐狸。第二，我留吟霜，只因为她无家可归，如果转她的念头，那就成了‘乘人之危’的小人了。我没有那种非份的企图，只想慢慢帮她物色一个合适的人，还是让她嫁过去，陪一份妆奁给她，让她好好的过日子。”

“我看，你还是慢慢来吧，”弄玉说。“吟霜常说，死也要死在咱们家呢！”“她那是说傻话！”“本来嘛，人家的命都是你救的呀！”

“你真相信她是只狐狸吗？”云鹏不耐的问。

“我希望她是。”弄玉笑吟吟的说。

“怎么？”“如果她真想报恩，头一件事，就该让你有个儿子呀！”弄玉笑得含蓄：“我并下管他是不是狐狸太太生的！只要有个儿子就好！”“胡说八道！”云鹏笑骂着，瞪着弄玉，他不能不怀疑，弄玉那样热心的留下吟霜，是不是一件别有动机的事？

但是，吟霜到底是人是狐呢？在葛家，却陆续发生了好几件奇妙的事

情。首先，是弄玉的一个丫头，名叫香绮，只有十五岁，因为长得非常白净，而又善解人意，所以深得弄玉的喜爱。凡是弄玉的簪环首饰，都是香绮在管理。一天，弄玉要戴一个翡翠镯子，却遍寻不获，询问香绮，香绮也答不出来。于是，大家翻箱倒篋的寻找，只是找不出来。香绮因为是自己的责任，急得直哭，那镯子偏又值点钱，于是，丫头老妈子都脱不了干系，大家就都急了。一个老妈子张嫂提议，不妨下人们都打开自己的箱篋搜一搜，免得大家背黑锅。这样丫头老妈们就都开了箱子，镯子仍然没有寻着，但是却无巧不巧的在香绮的箱子角落里，翻出了那装镯子的荷包儿，镯子显然已脱了手，荷包却忘记了。监守自盗，弄玉气得脸发白，一叠连声叫捆起来打。香绮却极口的声称冤枉，拿着绳子要上吊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吟霜进来了，香绮一看到吟霜，就像看到救命菩萨似的，倒头就拜，边哭边拜的喊：

“白姑娘，只有你能救我，求你救我！你一定知道镯子哪儿去了？”吟霜弄明白了事情经过，沉吟片刻，她把弄玉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“香绮是冤枉的，她没偷镯子，您真想抓到那偷镯子的人，夫人，我看，您把张妈捆起来问问看吧！”

弄玉将信将疑，却依言捆起了张妈，一问而得实。果然，镯子是张妈偷的，却把荷包塞进香绮的箱子里栽赃。

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大家对吟霜更加敬畏了，也更加深信不疑她是白狐幻化的了。尤其香绮，简直把她当菩萨般崇拜着。老家人葛升，也在背后告诫下人们说：

“大家小心点儿吧，别再出乱子了！家里有个大仙呢，什么装神弄鬼的事逃得过大仙的眼睛呢！”

于是，从此家下人等，都兢兢业业，再也不敢惹是生非、偷鸡摸狗了。对于这件事，云鹏也颇为惊疑，私下里，他曾询问吟霜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偷东西的是张妈？”

“其实很简单，爷。”吟霜笑容可掬。“您想，香绮是自幼儿卖到咱们家的丫头，父母亲人都已不可考，她又不缺吃的喝的，要偷镯子干嘛？那张妈是咱们家在这儿雇用的人，在城里有她儿子媳妇一大家子人呢，一定有人接应，把镯子拿出去变卖。而且，我跟着爹跑江湖，怎么样的人都看过，很相信看相之说。香绮虽是个丫头，却长得五官端正，眉目清秀，那张妈神色仓惶，眼光刁猾，一看就不是正类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们在这儿雇的老妈子也不止张妈一个，你怎能断定是张妈偷的呢？就靠看相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吟霜笑着说：“只因为首先提议搜箱子的是她，我觉得，她好像胸有成竹，知道搜箱子的后果似的。”她垂下眼睫，有些儿羞涩的补了一句：“本来嘛，这种事儿，总要靠点儿猜测的！”云鹏瞪视着她，沉吟的说：

“我看，你的猜测很有效呢，以后，我如果碰到疑难的案子，恐怕也要借重你的猜测呢！”

真的，没有多久，云鹏就借着吟霜的“猜测”，破了一件家庭纠纷的案子。这件案子的外表非常简单，犯罪动机和事实也很鲜明，假若没有云鹏的细心和吟霜的“猜测”，恐怕会造成一件永远无法昭雪的沉冤。案子是这样的：有一个在杨家集开皮货庄的商人，名叫朱实甫，由于多年刻苦经营，家里的财产，也相当殷富。他家里原有元配孔氏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十二岁，

小名叫兴儿，因为仅有这一个儿子，当然朱实甫视为珍宝，宠爱万分。家里一向也平安无事，但是今年初，朱实甫又娶了一个姨太太高氏，这高氏只有十八、九岁，长得非常漂亮。朱实甫中年纳妾，姨太太又年轻标致，他当然很宠爱这姨太太。没几个月之后，姨太太怀了孕，从此天下就不太平。大概姨太太非常忌妒大妇孔氏的儿子兴儿，因此，兴儿常常哭哭啼啼的奔去找父亲，身上伤痕累累，一经询问，却是姨太太高氏所为。朱实甫心里虽然很不痛快，但是，实在喜爱高氏，迷恋之余，也不愿深究。于是，事情就发生了！这天下午，兴儿肚子饿，吵着要吃东西，孔氏就去厨房做合子给他吃，当时高氏也在厨房中帮忙。合子是一种北方的面食，是用两张烙饼，中间夹着韭菜肉丝，相当于馅饼一类的东西。

兴儿吃了一半，忽然舌头觉得一阵刺痛，吐出嘴里的东西一看，竟有一根细针，贯穿在韭菜茎中，兴儿大叫“有人要杀我！”扑奔父亲。朱实甫查问之下，知道高氏也在厨房，不禁大怒，这次实在忍无可忍，所以绑了高氏到衙门里来见官。

云鹏看那高氏，颇有几分姿色，但是并不像个奸刁的妇人，一经询问，只是垂泪，再三叫：

“大老爷明察！”云鹏有些疑惑，心想姨太太要谋杀大妇之子，倒也可能，用针混于食物中，这谋杀方法未免太笨，但是乡愚之妇，也未始不可能。再询大妇孔氏，却是个朴拙木讷的乡下妇人，直挺挺的跪在堂上，已吓得脸色发白，无论怎么问她，她只是磕头。再问高氏，孔氏待她如何，高氏却极口称扬。再问孔氏，高氏是否有僭越之处，孔氏却叩着头说：“妹子不是这样的人！”

问她喜欢高氏吗？她却又说喜欢。

云鹏失去了主意，只得把高氏押在牢中。一切罪证鲜明，高氏似乎难逃刑责。回到府邸，云鹏忽然灵机一动，请来吟霜，他把整个案子告诉吟霜，问她说：

“凭你的‘猜测’，高氏是罪犯吗？”

吟霜沉思了半晌，说：

“这件案子可能正相反，我们只想到姨太太会猜忌大妇之子，又焉知道大妇不会猜忌姨太太之子呢？现在高氏又得宠，又有了身孕，万一生子，必然更加得宠。或者，这是大妇自己做的，为了陷害姨太太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过，”云鹏说：“可是，那大妇孔氏，完全是个老实人，话都说不清楚，我实在无法相信她会如此刁猾。或者，你应该给她们看看相。”

“爷，”吟霜笑着说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哪！这样吧，我姑且试试看，明天您再审讯她们一次，我在帘子后面偷看一下。”

于是，第二天，云鹏再传来一干人，重审一次。吟霜在帘后偷窥。云鹏下堂后，吟霜笑吟吟的说：

“爷，您叫人把那孩子兴儿传来，让我和他谈谈，包管那罪犯就手到擒来了！”“是吗？”云鹏怀疑的问：“你认为兴儿会知道一些端倪吗？”“您不知道，爷。”吟霜仍然笑容可掬，似手已胸有成竹。“孩子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动物，谁要害他，兴儿一定心里有数。”

云鹏扬了扬眉，此话颇为有理。他即刻令人传兴儿来，片刻之后，兴儿到了，葛升一直把他带入府邸，送到云鹏和吟霜的面前来。那孩子长得倒是一股聪明相，一对骨溜溜的大眼睛，机伶伶的转着，不住好奇的东张西望。

“哎，你就是兴儿吗？”吟霜温柔的问，笑嘻嘻的。

“是的。”“你爹疼你吗？娘也疼你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“姨娘呢？”孩子的大眼睛一转，撇了撇嘴。

“她是坏女人！她要杀我！”

吟霜的脸色陡的一沉，笑容尽敛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她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的叫：

“来人哪，把这奸刁的坏孩子捆起来，给我烧一盆烧红的烙铁，我要把这张说谎的嘴给烧烂，看它还胡说八道，造谣生事不？”孩子吃了一惊，顿时吓得脸色发白，簌簌发抖，一面挣扎，一面极口的嚷着：“我不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“说！伤痕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吗？针也是你自己放到饼里去的吗？快说！”“是……是……是我。”

“谁教你的？为什么？”

“是金嫂，她说姨娘生了弟弟，爹就不疼我了！”孩子哭着说。“金嫂是谁？”“是我家的老佣人。”案子就这样破了，一切都是老佣人教唆着小主人做出来的，那老佣人因为和高氏的丫头吵了架，衔恨在心，所以想出这样一条毒计，孔氏也完全不知情。而孔高二氏，私下交情还相当深笃呢！事后，云鹏对吟霜说：

“我实在服你了，你怎么会怀疑到孩子身上去的呢？”

“案子很明白呀，爷，”吟霜一味的笑着。“高氏真要除掉兴儿，不会那样笨，她显然是被陷害的，谁要陷害她呢？除了孔氏之外，就是兴儿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云鹏仍然困惑着。“这只是你大胆的猜测而已，我还是不懂，你怎么会一下子就猜中是孩子干的。”吟霜笑了。“爷，你就当它是某种奇异的‘感应’吧！”吟霜说，巧笑嫣然。云鹏望着她，不能不觉得一阵心旌摇荡。

这是吟霜参与云鹏审案的开始，以后，云鹏就经常倚赖吟霜的“猜测”和“感应”了。

她的猜测总是那样迅速而又准确，永远使云鹏感到一份崭新的惊奇。有时，他也会想，或者，她真是那只白狐所幻化的了。

就这样，一两年的时光就过去了，吟霜孝服既满，却仍然酷爱白衣，依然是一色的白，只偶尔在大襟上绣点儿小花，却更加显得雅致和俏皮了。这不变的白，更引起了多少的猜测和议论，接着，又一件事发生了。

这年冬天特别冷，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雪，融雪的时候，气温尤其低，虽然屋里都生了火，却仍然抵御不住那股寒气。因此，灯节才过没多久，云鹏的小女儿冬儿就病倒了。

起先，大家都认为小孩子家，过年难免贪吃了点，天气冷，又受了寒，不过是停食外感之症，吃点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谁知几天之后，却发起高烧来，周身火烫，饮食不进。请了医生来，也不管用，诸药罔效，而高烧持续不退。全家都慌了，弄玉整天整夜的守在冬儿床边掉眼泪，眼看着冬儿就消瘦了下去，三天之后，她已不会说话，只是昏迷不醒的昏睡着。

全家都认为冬儿没有指望了。

这些日子，吟霜也不眠不休的侍候着，她一向疼爱冬儿，这时更急得失魂少魄。这晚，冬儿的情况更不对了，黄昏的时候，她已经抽了好几次筋，浑身都蜷缩得像个虾米一样。云鹏坐在床边，想到孩子还小，根本没享受过

生命，就要撒手去了，不禁落下泪来。弄玉更哭得死去活来，搂着冬儿，心肝宝贝的叫个不停。整间屋里，一片凄凉景象，吟霜也忍不住泪下如雨了。就在大家都哭成一团的时候，忽然间，丫头香绮扑过去，一下子就跪在吟霜面前，倒地下拜，哭着喊：

“白姑娘，您救救咱们小姐吧！我知道，您是可以救她的！您救了咱们小姐，我供上您的长生牌位儿，每天给您焚香磕头！”一句话提醒了弄玉，她虽然从不深信吟霜是白狐的说法，可是，在一份母性的绝望之下，她如果能抓住任何一线希望，都不会放弃的。这时，她也转向了吟霜，求助的抓住了吟霜的衣襟，神经质的跟着香绮喊：

“是的，吟霜，你救救冬儿吧！发挥你的神力，救救冬儿吧！”吟霜的面孔雪白了，睁大了眼睛，她惊惶后退，嗫嚅着，她口齿不清的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怎么说呀！”

云鹏是唯一能保持理智的人，他知道这简直是给吟霜出难题，别说她不是狐仙，就算她真是狐仙，也不见得得起死回生之力，否则，她自己的父亲也不会病死旅邸了。站起身来，他想阻止弄玉，可是，弄玉已对着吟霜，“噗”的一声跪下去了，嘴里乱七八糟的哀求着：

“吟霜，好妹妹，你就看在云鹏的面子上，救救这孩子吧，我会一生一世报答你，永远不忘记你的大恩大德！吟霜，求求你……”吟霜的脸色更加灰败了，抓住弄玉的手腕，她焦急的跺了跺脚说：“夫人，你这是怎的？你快起来，你要折杀我了！”

“除非你答应救冬儿，否则我就不起来。”弄玉说。

“哎哎，”吟霜无奈的，痛苦的，而又焦急的看着弄玉。“夫人，你起来吧！让我看看冬儿去，说实话，我实在没有把握能救她呀！”“只要你肯救，你一定能救的！”弄玉说，慌忙站起身来，让开身子。吟霜走到床边来，她俯身仔细的看着冬儿，把手压在冬儿的额上，试她的热度，再握起她的手来，诊了诊脉，然后，她把手探进冬儿的衣领里，摸了摸她的颈项。云鹏惊奇的看着她，难道她真是只狐狸？难道她真有办法救这个垂死的孩子？吟霜诊视完毕，她抬起头来了，她的脸色仍然是苍白而毫无血色的，她的眼睛焦灼而紧张。

“我愿意尽我的能力，”她说，声音微微颤抖着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如果我失败了，请你们原谅我。我……我真的是没有把握呢！”“只要你肯救！”弄玉依然说：“好歹不会比死更糟，是不是？”“你们能信任我吗？”吟霜问。

“是的，我们信任你。”弄玉慌忙回答。

“那么，”吟霜甩了一下头，下决心的说：“我必须请你们统统回避，我需要一夜的时间，你们把这孩子交给我！另外，吩咐厨房里的老妈子，整夜烧开水，全拎到这屋里来，越多越好，再给我几个大木桶。香绮，你留下来帮一下忙，现在，赶快去烧水吧！”她看了看云鹏和弄玉：“爷，夫人，你们请退吧，不妨在佛堂里点上一炷香，求神保佑吧！”

云鹏和弄玉退了出去，留下香绮帮忙，一面吩咐烧开水送去。一会儿，香绮就也退出来了，她说，吟霜要她帮忙，把冬儿的衣服全体脱光，把床的四周全放上大桶大桶的开水，就把她赶出来了，而且紧闭了房门。于是，这是忙碌、紧张而混乱的一夜。整夜不断的在烧开水，滚开的拎进去，冷的再拎出来。谁也不知道吟霜在屋里弄些什么花样。只有丫头香绮自作聪明的说：“传说狐狸修炼成仙，都有一粒仙丹在腹中，如果要救人一命，只得把仙丹

吐出来给病人吃，这仙丹有奇效，吃的人会活命，但是失去了这颗仙丹，那狐仙会大伤元气，说不定会缩短寿命，或者成不了仙了。因为一粒仙丹，要修炼一千年呢！”“别胡说吧！”云鹏叱责着，但他真的怀疑，不知吟霜在弄些什么。黎明的时候，冬儿的房门终于打开了，吟霜出现在房门口。大家都拥上前去，吟霜扶着门站在那儿，脸色灰白，力尽神疲，浑身的衣服都是濡湿的，虽是严寒的季节，她的额上却遍是汗珠，一绺濡湿的头发垂在额上。她看来确像香绮所说的，已大伤元气，扶着门，她有些摇摇欲坠，把额头无力的靠在手腕上，她疲倦的说：

“谢谢天，我想她已经没事了！”

说完，她就筋疲力尽的倒了下去，云鹏就近，不由自主的一把抱住了她，看着那苍白的面颊，他觉得心里一紧，说不出有多心疼。抱着她，把她送进了她屋里，叫丫头们好生侍候着，又一叠连声的叫人炖参汤给她喝。管她是不是吐出了仙丹，她的样子确实需要好好的补一补。

回到冬儿的房间，一屋子蒸腾的热气，到处都是濡湿的毛巾和被单，但冬儿的床单棉被都已换了干燥的。冬儿仰卧着，高烧已退，呼吸平和，面色恬静，她正在沉沉熟睡中，一切病征，都已消失无踪。“你现在总相信了吧？”弄玉高兴的对他说。

“相信什么？”云鹏问。

“吟霜，她就是那只报恩的白狐。”

云鹏挑了挑眉毛，没有说话，默默的退出了房间。晚上，吟霜已经完全恢复了，她看来依然神采奕奕，站在云鹏面前，她笑嘻嘻的说：“恭喜爷，只因为爷积德太多，冬儿才会好得这样快。”

“是吗？”云鹏盯着她。“你实说吧，吟霜，你真失去了你的仙丹吗？”吟霜噗嗤一笑。“啊呀，我的爷，”她笑着说：“你也相信我是那只白狐吗？事实上，我是急了，冒险治治看而已。当初我爹，也颇懂医理，我曾经看他这样治过一个孩子。我想，冬儿一定是受了大寒，摸着她浑身火烫，高烧不退，如果能够发一身汗，烧就可以退掉，只要退烧，病也就除了。所以我用了我爹的办法，烧上十几桶滚开的水，让整个床都在热气里面，脱光她的衣服，再用被单棉被支在床架上，像个帐篷一样，把所有热气都笼罩住。冬儿就躺在这热气中，终于出了一身汗，热度也就退了。其实，说穿了，是好简单的事情。”

“那么，你干嘛要摒退众人呢？”

“人多了，碍手碍脚，反而不好做事。而且，这本就是个歪方儿，大家看了，更要说神说鬼的了！”

云鹏深深的看着她。吟霜的脸红了，转开了头，她嗫嚅而腼腆的说：“爷，您——您看什么呀？”

“吟霜，”云鹏低低的、慢吞吞的说：“不管你是人也好，是狐也好，我想——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，低得像耳语。“我已经太喜欢你了。”吟霜没有听清楚，抬起睫毛来，她悄悄的询问的注视着他。他点点头，轻声的再说了一句：“所以——我应该给你找一个婆家了。”

#### 四

县太爷要给白姑娘找婆家的消息传开了，媒婆们整天往知县府跑，府里陡然热闹了许多。关于“白姑娘”的传说，早已经葛府的下人们传言于外，听说长得如花似玉，能歌善舞，而又法力无边，谁不好奇？谁又不想贪图县

太爷的一笔厚奁呢？更有些迷于“狐仙”之说的人，相信娶来可以驱灾除祸，于是，更加趋之若鹜了，一时间，葛府门楣皆穿。

弄玉忙着和媒婆接触，云鹏也忙着审核那些求婚者的资历和家世。而吟霜呢，议婚之说一起，她就不再像往常那样活泼善笑了，可能由于害羞，她开始把自己深深的关在屋中，轻易不出房门。而且，她逐渐的消瘦了，苍白了，也安静了。大家只当她是姑娘家不好意思，也都不太注意。只有云鹏，他常悄悄的研究着她，看不到她的巧笑嫣然，听不到她的嚶吟笑语，他觉得终日怅怅然若有所失。或者，她对自己的婚事觉得惶恐，这也难怪，两个漠不相识的人，要结为夫妇，谁知道性情是否相合？彼此能否相处？因此，云鹏对于这件婚事，就更加慎重了。这天，弄玉走到云鹏的书房里来。

“知道城北的张家吗？”弄玉问：“就是外号叫作张百万的？”“是的，他拥有好几个皮货庄，是专靠打猎起家的，养了上百家的猎户呢！”云鹏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“他也来为他儿子说媒了，他家老三，人还挺清秀的，也念过几年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他家吗？”云鹏沉吟着，犹豫的说：“倒也还不错，只是，可惜不是个书香门第。”“那么，刘秀才的儿子呢？”

“他吗，也还不错，虽是读书人家，却又太穷了。”

弄玉不自禁的微微一笑，悄悄的，她从睫毛下偷窥着云鹏。沉默片刻，她说：“你一定要遣嫁吟霜吗？”

“怎么，不是已经在给她谈婆家了吗？还有什么变化不成？”云鹏说，靠在椅中，不安的玩弄着桌上的一个镇尺。“女孩子家大了，总是要嫁人的。”

“只是，这婆家好像很难找呢！”弄玉微笑的说，带着点儿揶揄，“吴家二公子，家世又好，又是读书人，你说人家头大身子小，长相不对，刘家三少爷，条件也都合，你又说人家头小身子大。高家那位，长得漂亮，有钱有势，你说是续弦，不干。袁家小少爷，从没订过亲，你又说年岁太小了，只能做吟霜的弟弟。张家不是书香门第，刘家又太穷……我的爷，你到底要选个怎样的人家呢？只怕你这样选下去，选到吟霜头发白的时候，还选不出人来呢！”

云鹏皱了皱眉。“难道吟霜抱怨了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她等不及的想出嫁吗？”

“啊呀，云鹏，你可别冤枉人家吟霜，你要是真关心她啊，你就该看出她现在精神大不如前了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云鹏更加不安的问。“她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，”弄玉又悄悄的看看云鹏。“只是，从春天起，她就神情恹恹的。我说，爷，你给人家选婆家，也该征求她本人的意思啊，别人到底不是咱们家的人呀！”

“这是你的工作，你该去问问她。或者，她自己心里有数，愿意去怎样的人家。”“我也这样想，”弄玉抿着嘴角，轻轻一笑。“但是，她一个字也不肯说，我也没办法，你何不自己问问她呢？你到底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她可能愿意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救命恩人，我不过帮她葬了父亲，也算不得救命！”

“哈，我说的可不是这个。”弄玉掀起帘子，准备退出，又回眸一笑说：“你心里明白！”

弄玉走了，云鹏坐在那儿，呆呆的看着竹帘子发愣。忽然间，他听到一阵琴声，和着歌声，从花园中袅袅传来。他知道，这又是吟霜在抚琴而歌

了。下意识的，他用手支住颚，开始静静的倾听。因为隔得远，歌词听不太清楚。他定定神，用心的去捉住那声浪，于是，他依稀听到了一些句子，却正是：

“香梦回，才褪红鸳被，重点檀唇胭脂腻，  
匆匆挽个抛家髻。这春愁怎替？那新词且寄！”

这不正是自己邂逅吟霜那天所念的元曲吗？云鹏有些儿心神恍惚了。端起茶杯，他啜饮了一口，无情无绪的站起身来，他走到靠花园的窗边，挑起帘子，他想仔细的听一听。可是，那琴声叮叮咚咚的持续了一阵之后，却戛然而止了。云鹏低低叹息，一阵落寞的感觉，对他慢慢的包围了过来。

晚上，云鹏坐在书房中，正在看着书，喜儿在一边服侍着。忽然，门帘一掀，吟霜盈盈然的站在房门口，对云鹏深深一福说：“夫人叫我来，她说爷有话要交代。”

哦，这个弄玉！这种关于婚事的话，她们女人家彼此谈起来不是简单得多，偏要他来谈。但是，也罢，既然来了，不妨问个清楚。他点点头，摒退了喜儿，对吟霜说：

“你关好门，过来坐下吧，我们谈谈。”

吟霜关上了门，走过来，顺从的在云鹏脚边的一张矮凳上坐下了。她似乎已预知谈话的内容，因此，垂着眼睑，低俯着头，她不敢仰视云鹏。

“听说你最近不大舒服，”云鹏说，仔细的打量她，是的，那面颊是消瘦了，那腰身也苗条了，却更有份楚楚可怜的动人韵致了。“哦，没有什么，我很好，爷。”她轻声回答。

“你知道，我们在给你作媒呢！”云鹏开门见山的说，紧紧的注视着吟霜。吟霜微微的震动了一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头俯得更低了，脸色也更苍白了。

“你不必害羞，吟霜。”云鹏困难的说：“你知道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做人必然的过程。”

吟霜依然不语。“我帮你选了好几家的王孙公子，”云鹏继续说：“可是，我很迟疑，不知道到底哪一家最好。事情关系你的终身，所以，也不能不问问你自己的意见。”

吟霜还是不说话。“吟霜，你听到吗？”吟霜受惊的抬起眼睛来，对云鹏匆匆一瞥，那大眼睛里，竟闪烁着泪光，满脸的凄惶和无助。

“听到了，爷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那么，你希望嫁一个怎样的人呢？现在，有张家来求亲，北城张百万家，知道吗？”

吟霜咬了咬嘴唇。“怎么不说话呢？”云鹏蹙眉问。

“但凭爷作主。”吟霜终于逼出了一句话来，喉咙是哽塞的。“自从葬父以后，我已经卖身给爷了，爷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，奴才不敢说话。”

云鹏怔怔的看着吟霜，她神色哀怨，语音凄楚，那眉目之间，一片哀愁和委屈。怎么，她不满意吗？她不愿嫁张家吗？她也嫌他们不是书香门第吗？

“那么，或者你会喜欢刘秀才家？”

“随爷作主。”吟霜仍然是那句话，但，眼泪却溢出了眼眶，沿着面颊滚落下去了。她悄悄的举起袖子，拭了拭泪。云鹏望着她，依然是白衣白裳，腰间系着一根白缎的腰带，说不出的雅致与飘逸，他不自禁的看呆了。吟霜轻轻的站起身来，垂着头，她幽幽的说：“请爷允许我告退了！”

“等一下，吟霜。”云鹏本能的喊。

吟霜又站住了，垂手而立。

“今天下午，我听到你在唱歌。”他说，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很多天没听到你唱歌了。”

“爷？”吟霜询问的看了他一眼。

云鹏从墙上摘下一把琴来。

“愿意唱一曲给我听吗？”他问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惻然的情绪，等她嫁后，再想听她唱曲，就难如登天了。

“现在吗？”吟霜问。“是的，现在。”吟霜顺从的接过了琴，在一张凳子上坐下了，把琴平放在膝上，她轻抚了几个音，抬起眼睛，她看着云鹏。

“爷要听什么？”“随便你唱什么。”吟霜侧着头，深思了一会几，再掉头看向云鹏时，她的眼光是奇异的。拨动了弦，她的眼睛依然亮晶晶的盯着云鹏，开始轻声的唱了起来：

“双眉暗锁，心事谁知我？旧恨而今较可，新愁去后如何？”

云鹏迎视着她的目光，听了这几句，已陡觉心里颊，她目光如酒，双颊如酡，换了一个调子，她又唱：

知否？知否？我为何不卷珠帘，懒得拈针挑绣？

知否？知否？我有几千斛闷怀？几百种烦忧？

知否？知否？多少恨才下心头，却上眉头！

知否？知否？看它春色年年，我的芳心依旧！

知否？知否？一片心事难出口，谁怜我镇日消瘦？

知否？知否？恨个人心意如铁，我终身体配鸾俦！

知否？知否？身如飘萍难寄，心事尽付东流！

休休，似这般不解风情，辜负我一番琴奏！”

一阵急促的繁弦之后，琴声停了。吟霜倏然的站起身来，把琴放在椅上，她转过身子，用背对着云鹏，不住的用袖子擦着眼泪，她的双肩耸动，喉中哽噎。用手拉着帘子，她颤声说：“奴才告退了！”云鹏的心脏猛然的跳动着，他的呼吸急促，他的头脑昏眩，向前急急的跨了一大步，他忘形的把手压在吟霜的肩上，沙哑的喊了一声：“吟霜！”吟霜猛的回过身子来，她脸上泪痕狼藉，双眸却在泪水的浸润下，显得特别的明亮，特别的深幽，她毫不畏羞的直视着他，一层热烈的光彩笼罩在她那清丽的脸庞上，使她看来无比的美丽，无比的动人。

“爷！”她热烈的低喊，忽然身子一矮，就跪倒在他的脚前，仰着头，她瞪视着他，语音清晰的说：“自从踏进葛府的大门，我从没有离去的打算，如今，既然不堪驱使，必要遣嫁，我还不如一死！”云鹏心动神驰，狂喜中杂着心酸，怜惜中杂着欢乐，那份乍惊乍喜，似悲似乐的情绪把他给击倒了。他俯视着她，不由自主的揽住了她的头，喃喃的说：

“你真愿意这样？你知道你美好得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白梅，你知道我怕糟蹋了你？你知道忍痛提婚，我需要多大的定力？啊，吟霜，你真愿意？你真愿意？”

吟霜仍然仰视着他，她那光明如星眸子坦白的对着他，似乎在狂喊着：愿意！愿意！

愿意！

于是，云鹏不再挣扎，不再困惑，不再痛苦，不再自欺，他把她拉了

起来，轻轻的揽在怀里，他的面颊轻触着她鬓边的发丝，和她那垂在耳际的小珠饰。他低低的叹息了。

“吟霜，”他低唤，点了点头，慨然的说：“薄命怜卿甘作妾！”“薄命吗？”吟霜低语，声音轻柔如梦。“我属于薄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以后该是幸福而欢乐的，还有什么事能比生活在爷和夫人身边更快乐的呢？”

云鹏不语，他满心都充溢着欢愉和惊喜之情，以至于无语可说了。窗外，那一直在窥视着的弄玉悄悄的走开了，带着满脸的喜气，她迫不及待的去整理出那些该退回去的庚帖。一面，兴高采烈的计划着新房的设计和布置了。白狐，一只报恩的白狐，她该为云鹏生个儿子的，不是吗？

## 五

真的，第二年的夏天，吟霜生了一个男孩子。

还有比这件事更大的喜悦吗？知县府中，整日整夜鞭炮不断，老百姓们，齐聚在县衙门口舞狮舞龙。弄玉吩咐扎起一个戏台子，唱了好几个通宵的戏。葛府中上上下下，全穿上了最华丽的衣服，戴上喜花，人人都是笑吟吟的。老家人葛升，更津津乐道于述说白狐报恩的故事了。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尤其云鹏已经三十几岁了，这才是第一个儿子！吟霜的地位更加重要了，弄玉命令下人们，谁也不许称吟霜“姨娘”，而要称“二夫人”。私下里，她宁可废礼，逼着吟霜和她姐妹相呼。她宠她，爱她，怜惜她，更胜过一个亲姐姐。而吟霜呢？丝毫没有恃宠而骄，她更加谦和，更加有礼，更加温柔，难怪人人都要称扬她，喜欢她，而尊重她了！

但是，这一次生产却严重的损伤了吟霜的健康，她显得非常消瘦而苍白。满月的时候，她虽然也挣扎着下了床，提起精神，应付一连几天的酒宴。可是，不到半个月，她就又睡倒了。云鹏十分焦急，延医诊治，都说血气亏损，要好好调理休养。但，尽管参汤燕窝的调治，吟霜仍然日益憔悴。

云鹏得子的喜悦，远没有为吟霜生病的焦虑来得大。坐在吟霜的床前，他握着她那瘦削的手，担忧的望着她，恳挚的说：“吟霜，你一定要快些好起来，看不到你活活泼泼的在屋子里转，我什么事都做不下去。”

吟霜微笑着，由于瘦了许多，那笑容在唇边就显得有些可怜兮兮的。

“爷，您别老是挂着我，”她委婉的说：“你何不出去走走。”

“等你好了，我带着你和你姐姐，一起出去玩玩。”

“只怕……”吟霜低叹了一声，把头转向里面。“我是没有这个福气了，爷。”云鹏一把握紧了她的手，眼睛紧紧的盯着她。他心里早就有个不祥的预感，只是在吟霜说穿之前，他根本就不允许这预感存在。如今，他被刺痛了，紧张了，也心惊肉跳了！

“吟霜，”他喊着：“不许这样想！你还那样年轻，你还要跟我共度一大段的岁月，你决不许离开我！吟霜，”冷汗在他额头沁了出来，他仆向她：“再也不许说，你知道吗？吟霜，你必须好好的活着！为了我，吟霜，你不是什么都为了我吗？你必须为我好好的活着！

因为，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就再也没有意义了！”“哦，爷。”吟霜低呼着，眼里蕴满了泪，她用手轻轻地抚摸云鹏的手，劝慰的说：“你不该说这话的，爷。您是个男人，我不过是个闺阁女子，失去了我，还有更好的，何况，有姐姐陪着你……”这话简直像在诀别了，云鹏五内俱伤，心惊胆战，一把捂住了吟霜的嘴，他嚷着说：

“别再说了！吟霜，你知道你在我心里的地位！你一定要放宽心思，好